

汪敬賢著

雪夜

My blue sky



雪夜

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城裏下大雪。清晨初落的時候，是小片；到了傍晚，便成團成球的落起來了。

雪 夜

後門裏前廠大院有一所破房子。他的大門是掩着。門樓門牆已坍塌不堪；上面都被雪蓋滿了。院內只有三間北屋還有人住；然而雪壓着也有要倒的樣兒。北屋的門也是掩着。屋裏很破爛，炕上有一盞半明不滅的燈，映着四面煙薰黑的牆，更覺得異常暗淡。燈的西面有一個男子躺在那裏；就着燈吸鴉片。這個人約有四十餘歲；很瘦，面色黃黑，如同他屋裏糊牆紙一樣。蓋着一床七穿八洞的薄棉被。用個鑽空的罐子，上面加了根竹筒，當做煙槍。將煙火燒成的泡子，按在孔上，慢慢的吸。正吸的高興，忽然覺得天氣更加寒

冷；就把被子裹緊些。等了一會兒，比前更加冷了。他下了炕，尋得幾個煤球放在炕爐裏頭；依然上炕噴雲吐霧去了。

忽然大門響，接着房門一開，走入個中年婦人和個十三四歲的女孩。那男子見他們進來，便問道：「今天要了幾個大？」婦人答道：「三百！」看見

那男子吸烟，立刻現出驚訝的顏色，趕緊接着問道：「你又抽煙啦！煙從那兒來的？」「今天下半晚，我到了張總管用的王二那裏，找了些烟灰來。這是雲土的二灰。味兒還好。這些又夠吃幾天的了。」婦人聽了一聲不響，走到炕邊，把炕爐拉出來；將午飯吃剩的白薯小米粥湍在上面。

鍋剛放好，他聽見外面打門，立刻叫他女兒道：「大妞！快去開門去！你哥哥回來了。」大妞跟着她哥哥進來了。

她哥哥約有十五六歲；身體短小；形容乾枯。走進的時候，彎着腰；縮着肩；

兩肩聳起；冷的口裏直吁氣。

他母親見了他問道：「虎兒！你收了車啦？今天剩了幾吊？吃了飯沒有？你喝了酒啦？」

「今天拉了七吊三。除去車費，剩了五吊三。天氣太冷，喝了些酒。吃……」虎兒說着便坐在炕上了。

那男子聽說喝酒便大怒，把烟槍放下，罵虎兒道：「好呀！這樣冷天，我在這裏沒有一點兒酒喝；你反到在外頭自自在在灌起來了。以後再這樣辦起來，還了得啦！」

虎兒的母親向他說道：「你又抱怨他了！孩子沒有衣服穿；在外面喝點酒避寒氣。也不算什麼。值得這麼罵麼？」隨着又向虎兒問道：「你吃的什麼？」

「烙餅 一共用了……」

他父親又罵道：「更好啦！你爹媽在家裏喝白薯小米粥；你在外頭倒吃烙餅！好！現在你就這個樣兒。再待幾年，你人大，心也大了。還許把我們老兩口兒趕出去呢？」

那婦人也氣憤着說這「得啦！得啦！虎兒天天拉車掙了錢來養你，你還罵他。只許你整天抽大煙，不許他喝點兒酒。你想想這三年你掙到家裏幾個大？你不給孩子好東西吃，反教他來養你。還今天罵，明天打呢？得啦！別罵啦！」

那男子聽了，便唉了一聲，咕嚕着說了幾句。仍就拿起烟槍，吸起來了。

那婦人不理他，仍就問虎兒要他所剩的錢。虎兒把剩的四吊錢交給他母親；眼裏含着淚，抽抽噎噎的說道：「今天吃的餅太鹹，忘了喝水。等到收車

的時候，走到東斜街北頭，渴極了。砸開馬槽的冰，喝了點涼水。現在肚子很痛。」

粥開了。大家都在炕上吃。將吃完的時候，虎兒的母親從鍋上把鍋拿

下來。一見鍋裏的火小了，就找煤球。虎兒的父親便告訴他，煤球沒有了。

他立刻叫大妞去買。虎兒的父親說道：「外頭冷。虎兒喝了酒，叫他去！」

虎兒便拿了錢，下了炕，去開房門。房門一開，恰恰的外面一陣旋風迎着

虎兒一吹，帶進來了許多雪花。虎兒打了一個戰，就冒着風雪出去了。屋裏

的人也都打了一個寒噤。虎兒的父親便罵虎兒不小心。但是他罵的時候，

虎兒已經走遠了。

粥喝完以後，虎兒的母親收拾傢伙；父親看着大妞燒烟泡。忽然聽見遠

遠的有汽車走的聲音，大妞的母親便嘆道：「唉！虎兒能替人管汽車，像德老

「三一樣，我們就好了！」

大妞燒了幾個煙泡；虎兒還不同來。爐裏的火更暗了。大妞的母親便

叫大妞道：「大妞！你快去迎一迎你哥哥。他要再不來，爐子就滅啦！」

大妞的父親也接着說：「虎兒辦事老是這樣！可惡！」

大妞才一出門，就聽見他喊：「哥哥！哥哥！你怎麼樣啦？為什麼倒在

地下？你……你……你……」

屋裏的兩個人都嚇了一跳；那婦人便連忙跳出去了；那男子仍舊自己燒煙泡兒。

這時候，外面的雪越法落得緊了！遠遠的又有一輛汽車鳴鳴的叫！

一個勤學的學生

夜 雪

在高等文官考試末一次出榜的頭一天的夜裏，丁怡躺在學校宿舍裏的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直到了打過四點鐘，他困極了，方纔能合上眼，朦朧睡去。早晨打六點鐘的時候，他却又醒來，掀開帳子一看天已經明了。他便急忙穿上衣服；下了床；喊校役。他喊了一大會兒，才來了一個衣服不整，剛起床的校役替他盥臉水。他洗完臉，也沒有吃點心，就往學校去了。

學校同宿舍一樣，也是纔開了大門。

丁怡進門之後，一直走到教務處。

看見教務處內只來了一個職員，他就向這個職員要請假簿。這個職員聽他要請假簿，立刻現出詫異的神氣，問道：「丁先生！你從來不告假的呀！爲什麼今天大清早兒，就跑來請假呢？」丁怡紅着臉啊，啊了幾聲，纔慢慢的答道：

「因為……因為有點要緊的事，一早就出去。」丁怡拿到了請假簿；看了一會；請那職員教給寫法；草草的寫完了；把筆一丟，便離了教務處。

丁怡出了學校的大門，僱了一輛洋車，到國務院門口去看榜。起初他總嫌車子走的慢；他同車夫說道：「快快的走，多加你兩個銅板！」繼而他心裏想起考的時候的種種不得意的事體，惟恐不取，怕去看榜；就叫車夫慢一點兒走。後來他心裏跳的七上八下，甚是不寧，覺得還是早到國務院門口看着痛快；便又催車夫快跑。

車快到國務院了。丁怡坐在車上，覺得心跳的更利害了。他恍如前清時大車拉着往菜市口的囚犯，走的越近，心裏越難過。離國務院門口約有四丈遠，他在車上已看見牆上沒有貼榜。他立刻焦躁起來，叫車夫把車停下。他下了車，多給車夫四個銅子。車夫接錢的時候，一面發喘，一面不住的用眼

打量他，露出驚奇的樣子。

下車之後，他就在街上低着頭踱來踱去，候着發榜。他踱了兩個鐘頭，榜尚未張。他正在那裏心裏發燥，忽然聽見一個人高聲叫他道：「小峯，你到那兒去？你怎麼不坐車呀？」他吃了一驚，抬頭看見他的一個舊同學剛剛在

國務院門口下車，便連忙說道：「伯成，你幾時來的？你也是來考文官麼？」

「不是！我一個中學畢業生，那能同你一樣，有資格考呢？」

「那末，你到北京來做什麼呢？」

「在高等文官考試委員會裏，有點兒小事。」

「恭喜！恭喜！你知道今天什麼時候發榜？」

「下午四五點鐘。你一定是高中的。賀喜！賀喜！」

「那裏的話。我這次考不過碰碰罷了……啊……啊……你也該進去

了。我們分手罷。再見！再見！

「改日再見！」說罷，兩人相對深深鞠了一躬。

那個人進了國務院，丁怡叫了一輛洋車，拉他到前門。下車之後，他走到前門門洞裏關帝廟恭恭敬敬的求了一枝籤。籤上面寫着：

「疑是復疑非，只恐心事違。」

若逢丙與午，定能見光輝。」

他看了這枝籤不甚懂的。他又到亞柳康那裏占了一課。這課占的却是甚好。他便高高興興的回了學校。

吃過午飯，丁怡仍舊挪了書去上堂。在講堂上，他滿心想着照平常的樣子聽講和寫筆記；他心裏却是無論如何總是想考試的事情，鬧的他講既不能聽，筆記也不能寫。起初他還想用力使他的心不想關於考試的事，却是壓不

下。到後來他簡直忘記是在講堂內了。他低着頭，對着書，心裏直想他擬的那篇內務部咨各省巡按使飭縣知事提倡林業的咨文當中的第二段，文章既不好，且又有一點兒不合公文體裁；他恐怕，看卷子的人以為他公文不熟，是個沒有經驗的學生，就不取他；他心中着實後悔；他深恨當時不改這一段，以致為一篇精心結撰的公文之累。他心裏又接着想，口試的時候，朱總長問他一句話，他一時答不出；幸而朱總長又說了一句，他方纔答出；他只怕朱總長以為他不機警，少給他口試的分數，以致使他落第。想完了這件事，他的心又跑到求籤占課去了。

他照這個樣兒上了三堂。下了堂，就四點鐘了。他就慌慌忙忙的到國務院去。到了門口，他看榜已經貼出來了，有許多人圍在那裏看。他到的晚，身體又不高，站在後邊，簡直是看不見。他心裏急燥異常，遂拚命往裏擠。好



容易擠到榜前，他站的地方，恰恰是丙等末尾，看見沒有他的名字，他就橫着往右擠。他隨擠隨看，他看見許多同學都取了，榜上偏偏獨沒有他自己的名兒，他心裏就發起慌來了；臉上顯出失望的樣子；頭漸漸的低了；面色漸漸的白了；擠的也漸漸的慢了。他心裏却還以為看的_不的確，便又用力往左擠。他一直擠到榜尾，仍然看不見「丁怡」兩個字。他知他確是落第了；頭越法低了，臉越法白了；腿軟了，幾幾乎_墮在地下。他定了一定神，不知不覺的還是慢慢往右擠。正擠着，他耳朵裏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叫：「老丁，你中乙等第十一名了！」他回頭一看，見是取在丙等的同學郝振基，便衝口問道：「真麼？」郝振基立刻拖他擠到貼乙等前一二十名的地方，叫他_{自己}看。他看見乙等第十一名寫的是：「丁怡，二十八歲，口口省，口口縣人。」念了三遍，他方才知道，這確是他自己的名字！他的的確確是中_了！他心裏即時大喜；他眼裏淚都

落下來了。他喜的把嘴微微的張着，翹起兩撇仁丹鬚，露出黃牙，擠的兩腮上圍着嘴凸出一道一道的紋，顯出滿面的笑容；幾乎笑出聲來；並且也幾乎手舞足蹈起來。郝振基笑嘻嘻的同他說道：「從前我們兩個打賭，誰取了請客。現在我們都中了！你取在乙等；我取在丙等。你取的比我高。今天你先請我！」丁怡也笑迷迷的答道：「好！好！我們這就去！」他們兩個就擠出這一羣人之外，往前門去了。

已經夜裏七點鐘了。丁怡的宿舍裏的人都去了；各房間裏全是黑越越的沒有一點兒燈光。丁怡請客回來，走入他的房門，便纔痛痛快快的手舞足蹈的放聲大笑了一會兒。笑的跟他進屋的那個校役大爲驚駭。校役點起燈來之後，就連忙走出去了。丁怡見燈點了，立刻躺在他放在書棹前面的籐椅上，用手撫着仁丹鬚，嘴微微的張着，滿面都是笑容。過了一會，他的手垂

下去了，嘴也閉了。他反而蹙着眉，額上顯出幾條深繃紋，低着頭，眼直直的向下看。他這個樣輪了一點多鐘之後，漸漸的眉頭開了；接着嘴也張開了，臉上又現出笑迷迷的樣兒。不到三分鐘，他忽然長嘆一聲，把臉沉下，仿佛像遭了大故一樣，又把頭垂着，將手搔着頭，繃着眉，默着兩隻眼睛，又在那裏出神。

在丁怡住的房間左近的一個學生來賀他取了高等文官。那個學生進了門，走到丁怡背後一拍他的肩膀，說道：「恭喜！恭喜！」丁怡嚇了一跳，轉回身來，向那個學生不知不覺的衝口說道：「乙等乙……」丁怡急忙改道，「僥倖的很！僥倖的很！」那個學生接着說道：「你這回考高等文官，同學那一個不說你是一定取的？你何必自謙呢？」丁怡回答道：「實是僥倖！末一場口試的時候，朱總長問我一句話，我一時記不起，不能回答；幸而朱總長提了我一句，我纔能答出。險的很！險的很……」那個學生插着說：「大概朱總

長看你少年老成，像是甚有經驗，有心提拔你，所以這個樣吧？」丁怡撚着鬚子得意的笑着說道：「不要鬧……」丁怡撚了幾撚鬚子往下說道：「還有一層僥倖之處。我們學生考文官，最怕的就是公文程式那一場。學生作文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空議論發的太多，失了公文的體裁。考公文的那一天，我同王禮賢坐的甚近。我遠遠的望見他作了約有一千多字的時候，我還在肚子裏頭打稿子，沒有動筆。我知道他一定是作起大文章來了，然而我又不能同他說話，我直替他發急。後來我看他作了二千多了，我方纔動手寫了七百多字，我就交了卷了。我出來的時候，看見禮賢還在那裏不住的寫，我立刻知道他是一定糟了。然而我出場之後，想起我作那篇咨文的第二段用了些史漢的筆法，雖又合公文的體裁，又有古文的義法，然而文辭過於高古，恐怕不中試官的眼；我也着實後悔了一番。今天上午，我到了前門洞裏關帝

廟求了一根籤。看上面有兩句是：『若逢丙與午，定能見光輝。』我就知我這本卷子落在桐城馬先生手裏，一定是不要緊的。實在僥倖……實在僥倖！那個學生聽了這話，甚是羨慕，便竭力恭維了丁先生幾句。談到十一點多鐘，那個學生才回他自己的房去。丁怡等他去後，也就睡了。

丁怡上牀之後，同昨晚一樣，仍然是睡不着。聽見打了兩點鐘，他用盡了種種的法子，纔漸漸睡去。他忽然模模糊糊的覺得自己彷彿是在家裏開賀。他自己耀武揚威的在那裏走來走去；來賀的鄉下老對他都露出一種恭而且敬的樣子。庭上掛起種種自己寫的對聯；庭下唱着戲。庭上庭下的人聲，加着唱聲，和鑼鼓聲，十分熱鬧。他耳朵裏聽見來賀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贊他，他更覺得高興，越法仰起頭，挺出肚子，攏着仁丹鬚子，面上略帶笑容，顯出做了大官的氣度。正高興着，他迷離恍忽的覺着像是垂着手，低着頭，恭恭敬敬的站